

續醫酉斲

全

武
577



所藏
卷
577



漢書新序



數亂伐逆謀惡除暴復之也也者或事
命犯刑者受報之文也聖之人方且事
肥膏士也嘉菜蔬不厭蒸按辱也且志友弁文
士之妻菜蔬不厭蒸按辱也且志友弁文
友而後國也與之疾以與今之澤而後身
中者有固重之德治國治民方如詩云
也且之疾望而卒卒也且志友弁文
世之害國之信士也且謂信非武友也



之此又友也非待之為治者也特句法讀之
 師而己矣之解也子思望之唯且言
 曰是危厨小丁之誤也為之何必諮送
 而後去乎之安之安之安之信之唯且罵
 曰是為要賊吏之所能去而之何必詢儒
 尊故不與辨也末古之信也今之既
 信時亦既時故小古安之安之本是也與
 醫分派取信信美信望望而之也信信

而之財之人應其病之望也且于人之甘其
 相通所以日之半也非其國在信也且
 其人之于其業不相適以日之也也
 富而信之矣也中望望也安也安也
 生也望也又幸之至於大國又子孫技折京
 師取重於今日是既貴且富且榮也也余
 亦怕如醫己甚而如者又性也者為文
 寺乃其魁名於後也也必是也當大媚
 腹而深然也也及也也所以然也也

續陸終 序
之往數出而云云云為度深在也而
後焉為病深在也云云及為今之深在也
而後焉為病深在也今深在也然其鑿句復
古也深在也及古而後云云之信存治也
之信存也利然及古也信局復古而後
必將不以深在也信局復古而後
然存乎信深在也

辛未之夏 夏後海存身於招



續鑿斷自序

吾觀天下之文章其華者敷芳蕤之馥郁播
榮葩之嬌媚芬藻燦發益瞻而益健乃抽秘
思以騁麗辭新奇清靈章章可喜也其實者
核的質直韜光收炎適篤而帶豔平淡而置
味乃合於事以體於物雄特確偉句句可嘉
也妍而不靡巧而不纖素而含彩簡而有餘
模擬剽竊之弊既已掃盡彬彬乎其備矣哉
吾視天下之鑿流其外者切鮮真之肉接敗

裂之瘼刺筋脈明瞭翳割胎以拯艱婉補綴
剝斷莫所不至焉其內者幽玄淡遠語體理
之微縱橫攻擊投酷烈之毒濬凝結摧沈痼
可謂能極其思矣慘而施養猛而取緩誕而
不偽劇而不傷五行經絡之臆既已泯絕嗟
乎其亦備矣哉抑文則吾素好也暨則吾素
業也生遇今之時何不可成乎哉况六經以
還諸家之所言越人而降長沙之所述莫非
吾師也然而要不得其法則意窒而辭窘證

暗而方不中辭窘者固不能成一篇之章乃
不能成一篇之章亦唯其人言辭之窘非有
害於他人之性命也暨則不然矣生民之安
危係焉豈與浮夸超逸之詞同也哉雙方之
劑半刀之割一誤則華實散落害如反掌也
文之未熟習之習之不過費毛楮已術之未
至試之於生靈以礪己之業是亦非不仁之
甚乎故大匠投人規矩規矩既立而後習熟
可得而語也以此臨事或大或小孰不方圓

夫然後可以察證候轉變之機也乃亦可以
得意貫辭真之會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則者法也法也者在我者也一事一物彼
豈顯然眎法於我哉而且有法者我立其法
也隨事物之性以立其法法不離事物事物
自存法故既有疾病則必不無其法矣昔者
東洞先生明古傳之教辨後世之妄以立疾
鑿之極於是乎鑿斷出矣今也南涯先生執
法於傷寒論以示視病之規矩外施蕤葩新

清之術內藏光炎雄確之道蓋亦備矣哉余
之不敏亦不可不以素好傳素業焉乃述其
言以爲續醫斷

文化八年辛未春三月

教府 賀屋敬恭安撰



寒

臟腑

卷之下

傷寒論

傷寒

中風

陰陽

太陽病

少陽病

陽明病

少陰病

太陰病

厥陰病

過經

轉屬

合病

壞病

續醫斷目次終

續醫斷卷之上

長門醫官

賀屋敬恭安著

方法

藥曰方治曰法法定而後方定矣方法之義不可不知焉方也者方隅之方不可變易者也麻黃湯治表水而不能治裏水柴胡湯治裏水而不能治表水藥定於一方不可變易故藥以方而言也法也者法則之法孔子曰制而行之謂之法法必得其人而後成焉法在醫而不在病也所以推證知物辨順逆明虛實定所在分主客者是之謂法也施治之規矩也法

立而後轉機可見焉藥方可處焉不知法者不能得病之條理故治以法而言也法成而事從焉出於一而協於萬統之者謂之道道者人人之所由是而之也雖愚夫愚婦可學而行焉豈必俟神明之智哉故法立而後可授可受矣持有限之方而臨無涯之病然猶綽綽有餘裕者機變百出馳驅於法中也是之謂能用法也道之大成也

證

證者證驗也我以此為證據也在病者則謂之應也在治病者則謂之證也扁鵲傳曰病應見於大表傷

寒論曰隨證治之是也以此徵之而知其物故此謂證推顯以知隱也徒固執其見證以施治則非我所謂法也

物

物者何也氣血水是也體中之物有斯三而已其狀可知焉其形可見焉汗也小便也血也下血也是皆目之所能睹也氣也者精氣也非元氣也非神氣也精氣即穀氣故此亦為物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也凡入口者不出乎飲食之二化為三物常則循行為養變則停滯為病其俾病者謂之毒也毒不見

於證乘物而後見於證故不可不知物焉病無定證
證有定義知物以證論證以物物之與證相依不離
猶影之於形也形方則影亦方形圓則影亦圓依影
以推形得形以論影形之方圓未必一其物焉同其
影而異其形者有之猶水炭同形而冷煖變異也然
方形終不見圓影圓形終不見方影所以不得不依
影推形也形一定而後條理可得而判焉雖影與形
相依不離然有形而後有影影必不先於形也故醫
範曰證緣物而生物隨證而分證者末也物者本也
故不知物則不能推定義何以能論其證乎不論證

而處方我謂之暗投瞑行也所以分氣血水之法既
詳見于醫範今之所言唯其緒論而已

一毒

萬病唯一毒之說本之呂氏春秋精鬱之論有所爲
焉而言之示治之非可補益也夫既示之治術宜攻
之人參當歸之於血附子乾薑之於氣亦唯以此毒
攻彼毒而已氣血水有急逆凝滯毒乘之也豈敢以
此藥行彼物乎一者對萬之稱諸病皆唯毒之謂而
示其所歸一也非各病有各毒也病必害性故謂之
毒毒者無形也物者有形也毒必乘有形既乘有形

然後其證見矣所乘者一而所變者物三也故曰一
 毒曰三物俾病者毒而所病者即氣血水也唯知其
 為毒不知所以毒之矣唯知攻其毒不問毒去之狀
 矣蓋萬病一毒有所為焉而言之非事也非法也然
 事與法必繇此而出焉一毒猶易有太極太極非事
 也非法也然陰陽之義事物之理成莫不繇此而出
 焉太極生兩儀既有陰陽陰陽之外非更有太極也
 太極從物而分故一生二二生三然後妙用可言矣
 有氣血有水一毒必乘之故言三物者三極之道也

毒藥

毒藥之辨既見醫斷無復異論焉然別之則毒者無
 形也藥者有形也偏性之氣之謂毒偏性之物之謂
 藥鄭玄曰藥之物恆多毒是也司馬貞三皇本紀始
 嘗百草始有醫藥急就篇註草木金石鳥獸蟲魚之
 類堪愈疾者總名為藥藥者語其形也毒者語其氣
 也博雅曰惡也害也病者害人身故謂之毒藥者存
 偏性故亦謂之毒皆以無形言之也說文以藥為治
 病草以毒為害人草非古也不可從焉

急逆

急逆者病之態也急逆虛實謂之四態病必有斯四

態不知四態則不能論證故設之以立其法矣循行者常也急逆者變也失常而疾行之謂急失常而却行之謂逆醫範曰急者順行而進之謂也逆者却行而退之謂也蓋三物皆有急逆然必以氣為主水血之急逆亦不得不由氣氣者以腹為本而所在者以心為極位故以此立其本自上而逆自下而急急極則逆逆極則急物理之常也如水滯者不汗出血滯者不發熱則物之義也如水氣之變自上來血氣之變自下來則態之義也故證必有定義矣雖證不異然態異則治不同故先生曰順逆同證而異治方所

以知急逆之法既詳見于醫範不復具焉是故推類知物分其急逆而後治術不謬矣

虛實

虛實以精氣言之非謂元氣之旺衰也醫範曰虛者虧而不足之謂也實者盈而有餘之謂也急逆虛實謂之四態皆失常之謂而虛亦毒也實亦毒也有毒而失常為此虛為此實所虛實者精也所俾虛實者毒也內經曰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是分常與變而言之毒藥者攻病之具也非保常之物也穀肉者養精之物也非制變之具也故欲以藥物補虛

者矣矣欲以穀肉養虛者亦差矣若夫以虛屬元氣者固後人之愆而已元氣者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能挽回也先生嘗譬之燈火火者元氣也油者精氣也燈艸有長短猶年壽有長短也風吹而撓蛾入而味瀋滓焦着粘凝此為疾病也故壽非醫所與也元氣不可補也精氣存在則元氣寄在精氣不自虛必毒之所致毒去則精氣復焉元氣旺焉素問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不出乎以此毒攻彼毒之外也蓋虛實者病之態也不知之則不能分證雖證同乎虛實異則治不同故必說此虛實也所以知虛實之法

既詳見醫範不具于此

所在

所在者病之所在即病位也所在有三以表裏內外分之一身頭項背腰此為表也外體面目鼻口咽喉胸腹此為裏也心睛舌骨髓此為內也四肢屬于裏手足反在溪矣外也者對內之稱自內而言則表裏皆外也故所在唯有三而已說文曰內自外而入也韻會曰外內之對表也故自外而內陷者以內言之自內而外出者以外言之內外者出入之辭也傷寒論不言臟腑唯言心與胃而已胃者精氣之所由生

處也故有胃氣之言飲食之道路而在血外者乃亦屬于裏所在唯以心爲極位也所謂無表裏證者示病在內也所謂外證未解者謂外行不解也病之所在卽毒之所在也毒之劇也或發於所在之外如桂枝湯之不暢於表位而裏位上衝大陷胃湯之結於胸心下痛瓜蒂散之病在胸中而心中滿可以知已頭痛者表也發熱亦表也然有自裏迫者有自內迫者宜詳其所在也不分所在則不可處方雖證同物同然所在異則治不同觀醫範而可見矣

主客

證之有主客卽物之主客也治其主者而客者從焉故治法宜分主客也主者先見而客者後出故吐而渴者以吐爲主滿而吐者以滿爲主桂枝湯有頭痛有乾嘔吳茱萸湯亦有頭痛有乾嘔桂枝湯頭痛主而乾嘔爲客故頭痛在首吳茱萸湯乾嘔主而頭痛爲客故頭痛在末凡客者動而主者不動汗出下利雷鳴皆不水爲主也水爲主則或鞭滿或支結不汗出不下降爲凝滯狀也瀉心湯桂枝湯之於治衄亦然衄者氣逐血之證動而不爲變者故亦血爲客也氣爲主者則動而不凝滯有其狀而無其形氣散則

證自退是氣與水血之別也成形者亦未必悉以為
主假令水腫亦有氣不循而水滯者有水滯而氣不
暢者是故欲分主客者亦必以明義知物為要也

劇易

證有劇易知義分物則劇易輒可預知焉證雖萬變
不出乎定義之外大柴胡湯證易則心下急鬱鬱微
煩或心下滿痛劇則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芍藥湯
證易則悸而煩劇則悸衄吳茱萸湯證易則嘔而胸
滿劇則乾嘔吐涎沫頭痛又進一等則吐利手足厥
冷煩躁欲死桂枝湯頭痛發熱或身疼痛則不上衝

若氣不能外行則氣逆上行致上衝證此為劇也雖
致上衝遂不為腹痛雖致衄遂不為下血物與態定
也故知義分物則預知證之劇易轉遷也凡自覺其
苦者皆其易者也劇則不自覺焉猶痺劇而為不仁
也故毒之劇也或發於所在之外物與態則同證而
異治劇與易則異證而同治故先生曰順逆同證而
異治方劇易異證而同治方不可不知也

有無

證之有無亦法之所由存也今舉其一二桂枝湯有
惡寒無喘麻黃湯有喘無惡寒桂枝湯有發熱則無

身疼痛有身疼痛則無發熱麻黃湯則發熱而有疼
 痛如發熱惡寒身疼痛者大青龍湯證是也葛根湯
 無發熱桂枝湯無凡凡此皆以其物異也發熱證有
 頭痛惡寒則桂枝湯有嘔則小柴胡湯無他證則調
 胃承氣湯此以其所在異也汗出有發熱者表候也
 汗出無發熱者自內急迫也此順逆之別也是故有
 無亦法之所由存不可不知焉

原因

司馬相如封禪文爾陘游原註孟康曰原本也字典
 因由也鄒陽上梁王書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

不按劍相盼者無因至前也故因也者病之所由來
 也原也者本也本者所病物也因雖不可睹而原自
 見於證因者想像而已取之臆以求想像欲莫繆盭
 而得乎非謂病無因也因果可得亦終無益於治術
 執法臨病以毒攻毒何為治彼因乎故因也者廢而
 不論

脈候

古者脈分陰陽而不論三部傷寒論之舉脈莫不皆
 然上部為陽下部為陰以切總身之脈也故扁鵲傳
 曰陽脈下遂陰脈上爭自叔和氏以降盛論寸關尺

而其所謂寸關尺亦既非古之寸關尺也寸關尺在三所上部為寸中部為關下部為尺也素靈所言亦非以手高骨脈分之者難經曰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滑伯仁曰譬如二字當在人之下苟悅中鑿曰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是可以知已然而別無明徵診候難復詳焉蓋脈亦物之應也陽脈診氣為主陰脈診血為主陽者昇陰者降昇者氣也降者血也氣無質故昇矣血有質故降矣猶火之昇水之降也此其所以配氣血也凡傷寒論中舉脈者以此示病義以此分疑途示病義者置之

證首分疑途者置之證末證者先也脈者後也證具則不待脈而物可知焉若見一證者必徵之脈此亦所以論證也無脈之可徵無狀之可候則先氣後血水次之古之法也

病名

聖人之道謂之名教立而名之以教人也禮云義云皆非名乎夫既有名名宜有義禮不可以名樂義不可以名仁故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疾病獨可無名乎亦咸有所以為名已傷寒不可以為中風太陽不可以為陽明古者以病狀為名或以病義為名後世

多取諸病因遂致眩名而失實故以因名之者悉刪而不取焉蓋證在彼焉者也法在我焉者也法猶然况名乎我察之狀我設之名治術豈憑病名哉教證授義不無病名也故我執此法以臨彼病至其斷然下治則既離法矣方是之時其何拘拘乎病名哉此東洞先生之所以削名也乃亦所以立極也

灰生

灰生有命聖人之言不可誣焉命天之令也自天作之故謂之命疾病者醫之所治也醫之所治則人事也人事與天命判然不可混焉醫而欲司灰生以天

命爲私有也不亦傲乎醫斷既言之頗較著而世人猶或惑焉以不知治疾之要也夫醫之於灰生猶將之於勝敗也灰生勝敗共在天非人之所司也唯盡其術而已唯精其謀而已源廷尉逆櫓之爭韓淮陰背水之陣能堪頃暫之苦辛則得永久之榮吉所謂瞑眩而疾瘳者邪故將之良者忘於勝敗醫之良者忘於灰生得之於法成之於習功用既就心不爲之亂坦然安於命謂之得道之真也所以盡人事而待天命也蓋察聲氣色眠其灰生周官所立固無不可然亦非疾醫之要務也醫斷曰唯重其仁故唯眠其

生是故學者不以知死生為務特以安於命為要也
耳劇毒不除因疾病致成者非命之命歟不遇良醫
而斃於粗工之手者亦非命之命歟孟子曰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蓋先生嘗作醫非司命官論其論成
生盡矣

邪

邪者正之對也不正之氣謂之邪其狀逆也逆者病
之態且有逆激之義邪者指所病而言之外襲之狀
也若以此為外氣入體中者非也我所病則一而已
但以病義不同故有種種之別也

寒

寒者病狀也非病形也冷者形也撫之覺其冷寒者
病人唯覺其寒耳惡寒厥寒手足寒類皆然凡冬日
寒不曰冷水曰冷不曰寒其別可以知矣故寒為閉
塞緊縮之義傷寒之寒亦然其狀逆也如曰寒去則
言所閉者解也如曰胸有寒則言水見閉於胸也若
以寒為外氣入體中者則亦固非矣

臟腑

臟之為言藏也腑之為言府也藏蓄血液者謂之臟
受盛飲食者謂之腑字彙臟者藏也周禮天官疾醫

疏以其受盛故謂之爲府。又春官天府疏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今解體家之所徵亦是而已。腑其中空也。臟其中實也。故臟育精物。腑傳化物。此腑腑之別也。臟名既見于六經諸書而未嘗稱周禮有九藏之言。莊子有六藏之言。扁鵲傳有五藏之言。所謂九藏對九竅而言之。謂藏在內已固未分。臟腑爲兩也。呂氏春秋列子亦言臟而不言腑。淮南子及文子以肝腎膽脾肺配風雨雲雷氣去心加膽亦不言腑。扁鵲傳則曰腸胃曰三焦膀胱然不見六腑之言。倉公傳亦然。抱朴子亦曰破積聚於府藏。前漢藝

文志曰五藏六府。白虎通曰五藏六府。難經曰五藏五府。曰六藏六府。自此之後益密益紊。要之皆無裨於治病也。傷寒論不說臟腑。獨言心與胃者。可因以知其證也。病之在心也。必係神識矣。病之在胃也。必有穀氣之變矣。以證分之。此乃實言。非如它空論也。是故疾醫之所道特貴治疾之用。

續醫錄卷之上終

三陽自別矣。所謂三陰三陽固非經名也。扁倉傳好言藏府。而是書不言之。其立論之意大有徑庭也。大陽少陽太陰少陰之言始見于子華子。易曰四象而不分。太少陰陽三陰三陽者。他書無所見。是必醫家之所立。設以辨病體者也。蓋醫書不遭秦火之厄。則未必無古籍傳于世者。焉藝文志載方書不尠。而無傷寒論有其書。而異其名。亦未可知。焉要之持論簡明。決非漢末之書也。蓋上古之遺湮潛不著。至仲景始施于世者。邪其曰金匱曰玉函。舊與本書一物。而非別有其書。皆傷寒論之美稱也。其所以名傷寒論。

者。以主論傷寒也。論者倫也。倫次輻輳。皆非一事。所以有中風三陰三陽之分也。猶有父子昆弟夫婦之別。以稱人倫也。

傷寒

傷寒者。取義於病狀。以命之名也。非爲寒所傷之謂也。故曰名爲傷寒。未始曰傷於寒而所致者也。傷也者。戕害也。寒也者。閉塞之義也。風寒皆外襲之狀。故假外氣之名以名病矣。傷寒之病。帶陰陽狀。水血共被閉塞。熱結難發。必惡寒體痛。不痛則身重。來于裏則逆滿結實。必致緊縮狀。其病篤劇。異于他病。忽在

表忽在裏又忽在內變態百出機宜不一非詹詹之所能盡也其義明具于本論其說詳見于先生著書

中風

外襲之狀兩途其一傷寒也其一中風也中風亦取義於病狀以命此名已亦非為風所中之謂也故曰名為中風未始曰中於風而所致者也中也者當也風也者發動之義也傷寒者水血共閉中風者血氣動搖耳故不熱結發熱汗出不汗出則煩躁來于裏則下利嘔逆必致騷擾之狀其病終不離太陽狀不至陰不成實故獨太陽篇論之而必冒太陽字所以

與傷寒異也傷而閉焉中而動焉寒與風搖塞自殊趣也譬之艸木之葉搖落於秋風凋殘於冬寒風則觸之寒則犯之淒烈自異向也是故在風則曰中在寒則曰傷其名義不亦較然昭著乎

陰陽

陰陽者其所不混成者也天地之間何物不有陰陽况人者小天地其疾病之變亦豈可不由陰陽乎哉非陰則陽非陽則陰有太甚者有微少者有暴劇者於是六義分矣是故三陰三陽者襲其病狀設其病名者也以此示病之大體而論傷寒已決非謂經絡

續醫錄 卷之十 滄園雜錄
部位也。故稱其病而未嘗稱其經焉。風寒者自彼來之狀也。陰陽者自我出之狀也。氣盛而進達之謂陽。氣衰而不暢之謂陰。進者動而窒不暢者靜而滯。進者升不暢者降。熱而發寒而退為實狀。為虛狀皆陰陽之定理也。陽病多水氣之變。陰病多血氣之變。蓋陰陽之名莫所不之焉。如男為陽女為陰。手為陽足為陰。可見矣。故在脈則上為陽下為陰。在病位則表為陽也。裏陰也在氣血水則氣無形故為陽也。水血有形故為陰也。氣為奇數水血為偶數。在水血則水陽也。血陰也。水之沾物乾則無色血之沾物乾亦作色。

是其有形質也。故血者從靜水者從動。此乃陰陽病所以有水血之異也。以氣血言之則氣為陽血為陰。水乃從而之焉。故以氣語陰陽者此陰陽之源也。

太陽病

太者太甚也。陽氣盛于表位者謂之太陽。脈浮頭項強痛此其候也。氣盛而血窒窒故致強痛焉。發出則項不強不惡寒發熱汗出也。經曰則或迄內矣。蓋表位者氣之末也。末者氣常乏焉。今氣盛于其末者此陽氣太甚狀。因名曰太陽。陽曰太陰曰少陰。陽之義存焉。故太陽與少陰自為陰陽大體。

少陽病

少者微少也。陽氣盛于裏位者謂之少陽。口苦咽乾目眩，此其候也。曰口曰咽曰目，皆裏位也。曰苦曰乾曰眩，皆熱氣上進之所致也。氣稍盛于裏而不能暢達于表者，此陽氣微少，狀因名曰少陽。

陽明病

明者離明之明，示陽實也。取照臨四方之義矣。熱氣充實，表裏內外無所不在者，謂之陽明。在外則見潮熱，在內則致譫語。此其候也。大便鞭或燥，汗不出，則發黃色。其病起於內，急迫發出，水血為之鬱結。此陽

氣明實，狀因名曰陽明。

少陰病

少與少陽之少同。表位氣不暢者謂之少陰。脈微細，但欲寐，始得之。反發熱或不發熱而無裏證，此其候也。氣不循暢，故背惡寒，手足寒。來于裏則作下利矣。其血滯者惡寒，身體疼痛，水滯者四肢沉重，疼痛以陰氣不甚，故時有變作陽狀者。蓋表位者氣之末，素不能盛滿，今氣不暢于其末者，此陰氣微少，狀因名曰少陰。

太陰病

太與太陽之太同，裏位氣不暢者謂之太陰。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此其候也。血氣不循，水滯而作，腹滿水降而作，自利血滯而作，腹痛蓋腹內者，氣之本也。本者氣常旺焉，今氣不暢于其本，此陰氣太甚，狀因名曰太陰。

厥陰病

厥者，頓也。發石也。謂其病暴迫也。血氣暴迫，上攻內位者，謂之厥陰。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能食，此其候也。陽明與厥陰均是暴急者也。蹵起上行，直在內位，外氣不循，四支厥逆，此陰氣暴劇，狀因名。

曰厥陰陽明者，陽氣明實故曰陽明，不曰明陽，厥陰者，厥而有陰狀故曰厥陰，不曰陰厥。

過經

過者，經過之過也。字典古禾切，音戈。經也。書禹貢東過洛汭，北過洛水，是也。正韻：經過之過，爲平聲也。經者，經絡之經，經脈血道也。其病過經脈而迄內也。故帶表裏證而及于內者，謂之過經。所以分病狀也。以經爲經，歷之經則似穩當也。然而至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章乃窳碍矣。如再經說，固經絡家之妄焉耳。

轉屬

轉者動也旋也其病自彼所在轉旋而屬附此所在者謂之轉屬過經者有表裏證而及內焉轉屬者至于內而雖表裏焉此其別也陽病屬陰則不言轉陰與陽別物而非旋轉也太陽屬少陽則曰轉入自表直入裏也獨在陽明則曰轉屬表證轉而屬內也陰病一途故無有陰屬陰者

合病

合者合混也二病若三病其證合混者謂之合病轉屬者彼病轉屬此病證有先後合病者同時齊發其

證交見此其別也陰病一途故不言合病焉如併病則經絡家之攙入而已故全書併病章無一處方者非本論之例也

壞病

壞者頽壞也汗吐下誤治病態頽敗者謂之壞病順逆失義異變錯出也凡曰過經曰轉屬曰合病曰壞病皆設斯名以判病狀已此亦所以詳區別證義也

續醫經卷之下終

於近人子孫其意之可而及者亦多
 言其親者其意之可而及者亦多
 指為是也其意之可而及者亦多
 皆道之名物在耳

又仁心身之有志者其意之可而及者亦多



續醫斷跋

神明鍾秀之土捷智敏慧之民其於外國之訓
 并技匯澤受流者皆遂得以選擇折衷出於其
 上一等無事不然也古者蓋於武夏優於其所
 學孫吳等猶蓋出焉今也其於教事亦將然矣
 或文或政治亂之異也夫醫夏亦採西土之善
 其所選擇且折衷以得粹美者比鴈脫藍出自
 東洞吉翁以來如其胤修夫及其弟子良之業

此三人之實。然矣。然而言猶必推張機氏。蓋謙
類也。機豈賢於三人乎。嗚乎。所謂扁倉何人也。
以
吾邦人之智。且長便且也。何使波獨步於二三
區土之間哉。我所以承吾
神明。且報其土中正者。于訓于技。不修則已。苟
修將必之矣。乃
吾邦人之能也。夫予言之必有驗者。請自今以

注。更歷數年。可以益信也。相知。荻府醫官賀
屋君恭安。已受吉子之技。因有著。以為續醫斷
醫斷之為醫斷。人莫不識。予不更論焉。君祇承
之才。如銳脫壯驥視天末。猶以為邇。不唯述吉
二子焉。則附以其所見者。有之。東坡有言。蜀諺
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以人為腐楮。豈學
醫者之本意乎。故其試之未暇。何能早有著。以
施之人乎。如君。蓋頗有意為吉子之忠臣矣。予

為君解之。然而君必不費入。亦可以見非才銳而何。噫。予又推。

邦土之美。人智之捷。云爾。昔文化八年辛未夏四月。

洛陽命處士 澤誼拜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傷寒論章句

全壹冊出來

金匱要略章句

全壹冊出來

文化八年辛未八月壽梓



平安書林

丘本嘉 七

堺屋伊兵衛

